

新大詩

詩
雙
月
刊

48

§ 天津詩人作品輯 §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八年十月第四十八期/Oct. 199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非馬	阿拉斯加遊記三首	2-3
田原	四月的情緒	3
秦巴子	紙衣／饑餓	4
紀弦	純粹之一定義	5
冬夢	說山是水同樣高深難測說水是山／ 有張臉只懂得製造一頁結局	5
黃伯飛	夢是一個包子／詠王維	6
向明	賣老	7
歐陽煜	並非偶然／老樹／靜湖	7
秀陶	關於笑	8
尹玲	夜間飛行／粉牆之外／ 縱使夜色正濃	9
王露秋	絲瓜藤蔓	9
秦松	體內外自剖	10-11
蘇然	現在時刻凌晨一點	11
雪陽	懺悔錄／囁語／盲童	20
陳銘華	第八日的創作／香港機場偶遇／ 欖球季／抒情的愛國主義	21
馬蘭	這麼一個女人／這麼一個男人	22
遠方	邂逅四題	23
華璋	匣子	23
李元勝	降落／斷裂／有什麼值得大海去藍／ 獻給一對無名戀人	24
張耳	白／吃藍漿果的女人／紅河佛堂	25
車幼鳴	秋晨	25

冬日之光：天津詩人作品輯

徐江	天津當代詩歌略談	12
伊蕾	三月十六日的白日夢	13-14
王向峰	遭遇／鄉村的風景／今夜	14-15
肖沉	復活的母親／給被囚的哥哥／	

清雲	寫詩真好／雨天	15-16
張晏	懷舊—第五	16
里韋	秋蟬／又見春天	16-17
	命運將如何改變／當靈魂／ 我要到馬路對面去	17
聖童	重見葵園：我們回到北方	17-18
徐江	誰能代替……／給……／ “深藍”	18-19
蘇志堅	樹／這是所有孤獨者中……	19
格格	溺水練習／致病友	19
譯詩		
秀陶	阿圖·隆克維斯特散文詩	26-27
非馬	以色列詩選：莫舍·本納柔屈的詩	28-29
鄭建青	佛寧特F. S. Flint的意象詩	30

評介

嚴力	不收口的網	31-33
吳立昌	海外赤子的又一次沉思	33-38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王露秋	壓花·好時光	封面
羅青	繪畫·通了電的山水	封底



編輯筆記

●這一期終於編好了，也就是說新大陸已經整整出版了四十八期，共八個年頭。八年的時光在時間長河中連能否激起一絲漣漪都成問題，但在現實裡，我們一生又能有多少個八年呢？從古今中外同仁詩刊的歷史宿命來說，連續出版八年，卻又算得上一個小小的奇蹟。八年來，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甘苦，經濟來源雖然一直都困擾著我們，但奇怪的是詩刊生存的最大問題卻彷彿不是經濟！編者近來常常在想，新大陸是否已完成了它階段性的歷史任務？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一份詩刊的貢獻也有限。編者兼為詩人，非常羨慕友輩能將空暇時間全部化在創作上面；更非常希望此間也有一份詩刊能讓編者投稿作客。但這種想法莫非正是力不從心的先兆？編者衷心希望不是！目前看來，就算經濟情況繼續惡化下去，大不了轉為既省事省力省錢效果亦不差的網路形式好了。出下去就出下去！“與永恆拔河”雖明知無濟，但在面對它時那種過癮又非其個中者所能想像的，一切隨緣吧！我們下期踏入第九週年時再見！

●感謝天津詩人徐江先生的竭誠幫忙，本期《天津詩人作品得以刊出，下期將推出由詩人桑克代為組稿的《黑龍江詩人作品輯》。

●第45期方思先生的〈景〉一詩第二行“一隻野兔”是“一隻野鳥”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為方便作業起見，以電子郵件方式投稿和來信的詩友，除Big 5碼外，請在信上註明中文的內碼，例如GB或Unicode等。另外，掛號及擔保郵件請寄到編輯部地址。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阿拉斯加 遊記三首

冰河灣

所有喧鬧的
五光十色
早被它呼嚕一聲
吞到肚子裡去了
只剩下一抹淡藍
在那裡幽幽閃爍
彷彿徐徐點燃的酒精
把擱筆緘口的詩人
燒出一身
清醒的冷汗來

冰自四面八方圍攏過來
機熄火熄動彈不得的遊輪上
一聲驚呼
還來不及自張大的嘴巴逃出
便被急凍成
一個堅硬透明的夢魘

強自鎮定的心
此刻越跳越
慢終于——
有免費的熱咖啡！
就在大家搶著排隊的時候
引擎隆隆啟動
船開始小心翼翼往後倒退
然後掉過頭來一溜煙免脫

遠處
一條灰鯨適時地浮上水面

為大家呼出了一口
如釋重負的水柱

順著牠尾部猛烈煽動的方向
我赫然看到
低垂的天空上
有墨跡未乾
不正是詩人洛夫
那勁拔卻微透蒼涼的草書嗎

附注：今年五月底有阿拉斯加之旅，事前讀到洛夫及葉維廉有關大冰河的詩作，心想這下子可有擱筆的好藉口了。回來後卻仍詩思縈繞，只好再度提起禿筆來。

1998·7·8

浮 冰

脫離母體時的轟然歡呼
此刻仍在水面上載沉載浮
一頭是億萬年冷澈心骨的禁錮
一頭是從此海闊天空無邊無際的自由

在一個乍寒乍暖忽晴忽雨的早晨
我的眼光
就這樣隨著你載沉載浮
一點一滴消失
一點一滴溶入
茫茫的大海
無聲無息

1998·7·11

■田原

四日的情緒

冰上鴛鴦

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如何在這冰天雪地的異鄉
沾一點廉價香水的體溫
吐一口冒白霧的鳥氣
做一個濕潤短促的旖夢
才是當務之急

至于在鳥語花香的江南
一對鴛鴦正從誰的頭頂上
喇喇飛過
那樣遙遠的風流韻事
便留給多年後
一個過路的詩人
去歛歛探究吧

附注：阿拉斯加的凱奇坎(Ketchikan)是有名的出產鮭魚、礦物及木材的城市。二十世紀初葉，吸引了大批愛冒險的男人們，獨身來到此地。位于河街(Creek Street)的紅燈區于是應運而生。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個叫桃莉·阿瑟(Dolly Arthur)的女人。我們參觀了她營業的房子Dolly's House，所有的家具裝飾都保存得很好。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是牆上掛的一幅八仙過海的刺繡，臥房裡有一兩個繡花椅墊，床上好像還擺了個刺繡的鴛鴦枕頭，不知是哪一個耐不住寂寞的中國顧客送給她的禮物。

1998·7·14

天說下雨沒下
人們都携傘走動
在霧裡

我在睡夢中被搖醒
被一只無形的胳膊扯向
二樓。坐在朝陽
而沒有陽光的的窗前
等

室內熏黑的牆壁漸漸變白
我把臉轉向窗外。目光
反覆擦亮一塊玻璃
離去的人影。酷似
我兒時伏在枯樹上看過的
密密爬行的螞蟻。和在草葉上
戲逗過悻悻蠕動的昆蟲

綠樹和櫻花都被
罩上了一層面紗
遠遠地。透過霧和時間
它們像臨嫁的新娘
羞澀地生長和開放

人說來沒來。肩上
總感覺是放上了一只小手
那嫩白的溫熱
湧遍了我的全身

一九九八年寄自日本

■秦巴子

紙衣

紙衣起舞的夜晚是自焚的夜晚
時間的荒野上心迹隱約
一個裸體的人遲疑於冰炭之間

如同流星穿過白晝
靈魂的光芒
只因偶爾的日蝕一現

在紙製的衣服裡
空虛在增長
生存的現實被言辭分解

空白向四面八方展開
一個裸體的人
燃燒的一生怎樣與大地對稱？

那風也吹，但它緊握著疲憊的心跳
那花也開，但它緊握著不育的種子
一千種激情化作一個虛詞

增長的紙，變幻著色彩
一個裸體的人
最終被醃製成彎曲的影子

熱血也會在月光下結冰
在晚境中，紙衣裡
他所唱出的已不是歌聲

同樣的夜晚，有同樣的灰燼
同樣起舞的紙衣

一個裸體的人穿過燃燒的悼詞

饑餓

饑餓是一群黑暗的螞蟻
在黑暗的背景上尋找出口
我的心臟是疼痛的的蟻巢

帶著黑色裸岩的滄桑
在蒙克的畫中它們過橋
對著空曠吶喊

這言詞就是麵包
這聲音就是地圖
螞蟻的大軍在荒地裡張望

春天的塵土吹進故鄉
在我的紙上，被淹沒的臉
始終朝向年幼的禾苗

但在黑夜巨大的鐘罩裡
吶喊被彈回來
起義的英雄倏然衰老

而我仍帶著午夜的刀叉
帶著寒冷黃昏的怒氣
把饑餓認做孤絕的藝術

在一個貧困的年代裡
這勇氣就是麵包
這藝術就是地圖

一九九八年八月寄自西安

■ 紀弦

純粹之一定義

居然活得這麼老了？
原來我是為詩而活著的。
那就讓我再乾一杯吧！

但是作為一個飲者，
我喝酒，並非為了寫詩，
這一點，和你們不同。

我只是為喝酒而喝酒，
我只是為寫詩而寫詩：
此之謂“純粹”。

後記：

一、《聯副》編者詩人陳義芝很會出點子。這一回，他在副刊一角開了個專欄，名曰“作家生日感言”，限三十字，而且是分月刊登的，好主意！

二、我出生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今年的這一天，我滿八十五歲。他把我的感言發表於四月二十六日，頭一天為我暖壽，很夠意思。

三、五月上旬，收到他寄來的當天副刊。我一高興，就在感言之後加上了兩節六行，而完成了一首新作。說吧，我能不感謝他嗎？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 冬夢

說山是水同樣高深難測 說水是山

說一個真實的故事吧
山高雲輕
是記某年的夏天
水低浪重
同一灰灰的天空下，怎
樣的存在怎樣的失落
高峰與
深海
難道選擇心尺一把
測度自己的鄉愁
說過記過新生的痕跡，究竟
水是故鄉還
是
山是異鄉

有張臉只懂得製造 一頁結局

有感心底深處那陣千絲萬縷的迷惘
張開已輕易讓它感染
臉上巧緻的五官
只僅僅一個豐富的表情
懂得喜怒哀樂的話
得失對於你來說
製造或
造就
一個悲劇或喜劇的故事教人讀後
頁頁可悲或可笑的
結果
局中飾演的主角竟然是自己

■黃伯飛

夢是一個包子

夢是一個包子。

麵粉、酵母、水，和弄好
用力搓揉，然後放在一邊。

需要點時間

等它慢慢地膨脹。

發酵的過程完成，於是

揪成塊兒，趕成皮兒。
皮兒細薄，可是薄得不破。

餡兒已經拌好

有菜、有肉，或是
豆沙、蓮蓉。

把餡兒放在皮兒中

用手搓搓，捏捏，
頂上開個口兒，或是
把它搓得圓圓的
用手一壓，壓成個
扁圓的蛋。

這就放在蒸籠蒸了。

（生煎包子例外。）

蒸的時間，可能是

一炷香或是兩炷香。

到時，籠蓋一掀

熱氣蒸騰，
一個個包子，
一個個圓熟的夢。

附識：讀了哈佛校友刊最近一期的一篇論文
〈捉夢者〉(Dream Catchers)。論文是哈佛研究腦
神經的專家寫的。論文中對夢之構成，腦細胞之
活動，做了一番極“科學”的分析。

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一日

詠王維

王維 你行！

安祿山沒把你

逼死；

他心裡只衝著

一個楊玉環，

沒想到要把你這個書生

做個文膽。

“自顧無長策

空知返舊林……”

一聲長嘆。

“薄暮空潭曲

安禪制毒龍。”

有你的！

你算是到了家了。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王維詩：酌張少府。

王維詩：過香積寺。

王維詩：終南別業。

■ 向明

強者你的名字叫做老人
老人絕不會拒絕成為一切偉大和不朽的可能

責 老

常常因乾瘦而抬舉在一堆痴肥的前面
常常因位重而簇擁在鴻毛泰山的前面
常常因我執而透明在貪瞋痴怨的前面
常常因耳背而無助在讚歌葬歌的前面
常常因呆滯而厭棄在蒼蠅老鼠的前面
常常因蹣跚而追趕在噓聲咒語的前面
常常因未嘗盡世間一切甜蜜張著大嘴等在死神的前面

不幸現在的我也和他們一起混跡在一切可能的前面

一九九八年八月寄自台北

■ 歐陽煜

並非偶然

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尼采、叔本華
生在德國
這並非偶然

莎士比亞、密爾頓、菲爾丁、狄更斯、蕭伯納
英國的出品
這並非偶然

原子彈、宇宙飛船、獨立宣言、總統選舉
出在美國
這並非偶然

焚書坑儒、萬里長城、唐宋元明清、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特產
這也並非偶然

老樹

的殘軀孤立在碧綠的草地
倒影在溢彩流金的靜湖
斜倚著摟抱金月的深藍天空
通體透明，輝映山頂一瓣夕陽的紅光

靜湖

這湖真靜！
睡著藍色的山巒倒影和尖尖的綠色松林
一片白雲
飄在湖心
水面一小圈一小圈細紋

是風的耳語？
是凝聽它的魚？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澳洲

■ 秀陶

關於笑

笑不是與生俱來的，人出世只會哭，笑是後來的事。雖然同是由於幾絲肌肉以及一層油皮的拉扯，只因拉扯的方向不同，乃有了哭笑之分。然而皮如何張緊，肉怎樣拉扯，聲音以及水份如何協調分配等等，研究起來千頭萬緒。好在這是知難行易的事，除了演員而外，誰都不必對鏡練習

且不說笑的本身異常的複雜，單是它的類別繁多，羅列一下就能叫人笑不出來。比如說就它的尺碼可分作大笑微笑；就溫度之不同可分作熱笑冷笑；就含水量又有乾笑濕笑之不同，就味道而分又有酸、甜、苦等等……此外，就顏色、能量、濃淡、深淺等等細別起來便更多了。比如說能量大的可以笑垮一城一國；程度深的可以笑得刻骨銘心；淺的則如鳥影樣一閃即逝……

一切有情自然都會笑。花草會笑自是不必說了，就連天也會用雲來笑，水會笑出波紋，風能笑得裙裾飄搖，狗的笑神經長在尾巴上……

一般說來，笑出現的頻率與年齡成反比；笑感人的程度與其所含的情感成正比。壞人笑得多時，人們說那是亂世；媽媽不大笑時，兒女們一定是遠遊去了

笑是通行證，是不必經過翻譯的萬國語言，是強力膠，是潤滑油，是自畫布脫走的國畫，是不講究時值的歌，是搖一下走一秒的腕錶，是穿孔的避孕套，是一邊吃花生米一邊聽狗吠，它吠一聲你嚼一粒那樣的夜

笑的精魂最好別攝取，否則會終生糾纏你，在你最軟弱的時辰作祟你。延平北路那棟大貨倉樣的屋內，那笑是慘白而無奈的，新英格蘭那湖邊的笑，湄公河岸邊的……還有南加州海灘，夕陽斜照，那笑靨是啤酒色的，這些到死都不會消亡吧

笑最經受不起刻意的安排，你如果要像陳列一張餐檯，佈置一堂傢俬那樣地擺佈一番的話，笑便馬上死成一張臉譜，僵化成乾枯的再也不飛揚的標本

當時間一爬上笑的背脊，速度便會大增，不消幾聲輕笑，一生便那樣過去了……

July 1998, Rialto

■尹玲

夜間飛行

就是要留起這一種語言
獨特專用
給你
和你說
一輩子不許旁聽的
秘密
思維如夜行蝴蝶
愛在夜間飛行
追隨
線的另一頭的
你
西貢 北京 巴黎

粉牆之外

你是玫瑰
一朵開自那鄉的純美
舒展常恆耐看的香瓣
綻放溢滿宇宙
 微微的醺醉
而我 是承載你的水
 溫柔且全力 擁你入懷
 整一世滋潤你
 包容你
讓距離
 只能永遠
 斜斜倚在
 明日的
 粉牆之外

■王露秋

絲瓜藤蔓

一聲嘶喊
你自大地的產道
奪門而出
一灘鮮艷的
綠

之後，你便慌慌然
太多的方向
期期地
你擎起一個稚嫩的問號
向我

一九九八年七月廿五日

縱使夜色正濃

時空罅固然綿密
也有一些
 肉眼窺不見的
縫隙

沒有風吹不過去的山
沒有水流不過去的石

縱使夜色正濃

一九九八年七月寄自台北

■ 秦松

體內外百剖

心

氣定神閒之年
心很寧靜從不止水
由於風暴時起
對於泥土的割裂 對於海的
哀號 對於島的情狀不明
還是會憤怒的血湧
心念此生
能否心平氣和？有待土地與
離島如心一樣完整

血

血熱如火
不高壓也不低壓
唱著紅色與藍色的鹽質之歌
從左心房到右心房
隨著心緒的節奏行動
偶爾多了一些質的“甜”
不能再“蜜”了便於精脈暢順好行舟
從不高處不勝寒而積雪
流過沸騰歲月依然沸騰
當眾多心聲的呼喚必也
焦烈而去毫不猶疑

心血

心血一體
對於我來說
消費太多收支有待平衡
彼等從未向我示威抗議

對於彼等之容忍可能抱歉而終
如果有一天忍無可忍
枯竭之前“罷工”體外
只得躺下 聽從彼等之
處決（律師法官神父醫生等等可廢）
以致歎代申辯 而且聲明
今後再不寫詩

肺

肺受我煙的傷害
我受空氣的污染
這樣可以心安一點
對於肺的歉然
減輕一點

牙齒

門牙半開口不設防
虎牙犬齒無爭
上排散兵下排游勇
牙動齒搖仍然是一個
肉食主義者
加一些流質的色素
絕不素食不啃骨頭
食色食肉殺生
不成佛也不成仁

腸胃

腸是吾體內的路
運輸正常無人閒散
不塞車頗守秩序
曲腸小徑不高速
可免車禍

胃的負擔很重
經常傷痛
對於食物的消化對於酒與
咖啡的容忍對於情緒的變遷
隨著我予彼之壓力
出血與裂開的疼痛
藥物予她是負擔之負擔
不饑不飽無片刻之間逸
且不忍送她
上手術台
彼受口之累對於彼之痛
口愛莫能助

皮膚

土色的皮膚
走過青銅紅銅（皮膚病）的
戰亂斑斕年代
浴血浴火
飲雪飲風
血紅土黃土地一樣沉默
毛髮長落蕪草漫生
皮脫血流骨肉無爭
以毛細孔宣告
血肉一體完整如詩

手腦

以手腦自剖身心
詩無中生有之詩
畫無中生有之畫
當所有的器官都故障
手腦遂成為電腦之
典當品 仍由手操作

一九九七年初在紐約

■蘇然

現在時刻凌晨一點

對著時間的流
我的歌聲起自靈魂深處
在血管中央
是星斗 渺小但清晰 把
豆粒大的光明 投向
夜之深處 使視線分明
窺望車轍輾過的影印
詩歌 傷痛而無言
並以比列車更快的速度逼近詩人
鮮紅的頭顱和殷切的愛情

現在時刻 適至凌晨一點
鋪滿睡意的紙上
其主要是被銅臭夭折的筆
承受壓迫 展示驕矜
並以燃燒證明
把不真實的春天
指給我們 看
這是鮮花 純得貞操不保的鮮花
它越來越逼近我們
真實而免疫力太低的身子
再次傾聽光陰流走的聲音
我的歌唱幾時停歇
衝動難當的馬
還在奔騰最初的清貧
在路上踏出一串透明的項鍊

思緒永無止息
飄飛一種參差的個性
只有瘋子抑或詩人
在凌晨一點的時空放牧
我有些眩暈 在凌晨一點
我無法辨清自己與瘋子的差別
在蒼茫的夜色中
放牧著自己的牛羊

天津當代詩歌略談

——徐江——

像中國絕大多數的外省詩歌一樣，天津的真正具有現當代意義的詩歌創作也是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並明顯地受到當時北京“今天派”詩人如北島、顧城、芒克、多多等人的影響。王向峰是天津最早開始這類詩歌寫作的詩人之一，也是迄今為止他那一批詩人中唯一一位仍然堅持寫作的作者。從他的作品〈夢的隨想〉、〈死港與天界〉、〈莊嚴的閑話〉乃至近期詩作，仍能反映出上述詩歌的諸多特徵。

從某種意義上說，女詩人伊蕾是天津詩人中唯一一位在官方和民間均有著較高知名度的全國性詩人。八十年代晚期，當她以詩人的身份從外地回到故鄉天津時，她已經是當時國內為數不多的優秀女詩人中的一個了。她的詩集《獨身女人的臥室》等較早地提供給中國讀者一種純粹意義上的女性詩歌。

八十年代中期，天津本地一度有兩個文學社團比較活躍。一個是由一些教師、大學生、職員等不同職業、出身的詩人自發組織的“海風文學社”，一個是由天津市和平區文化館組織、扶持的“七月詩社”。前者一度有不少成員的作品在其它省份的民間詩刊詩報上被轉載，且在當時有一定水準，但不知什麼緣故，進入九十年代即告無聲無息；後者則因為屬於半官方性社團，得以一

直持續至今，並先後因為伊蕾、尚沉主持出版《詩人報》、蘇志堅主持出版《都市文化·詩專頁》，為本埠及外地的一些詩人提供了可貴的園地。專輯中另幾位詩人如張晏、清雲、里韋、聖童也都屬於“七月詩社”中的骨幹成員。

一九九一年，徐江結束在北京的半漂泊生活，回到故鄉天津任教。這一年底，他與詩人尚沉一道，向全國十幾位詩人發起，創辦了民間同仁詩刊《葵》。早期的《葵》成員較為雜亂，所刊作品也缺乏一個總體一致的編輯方針，但這一不足旋即在後面的兩期中得到了改進與規範。《葵》目前是中國民間詩刊中較為知名的一種，曾被深圳的《街道》雜誌與《他們》、《非非》等相比較而言有著更加“悠久”歷史的民刊，並列為國內最具實力的幾家同仁詩刊。不過，就某個意義說，《葵》所體現的詩歌實力是由“八五年一代”詩人們的作品所構成的，並非天津詩歌創作的真正實力。以總體詩歌觀念及作品所呈現出的水準而言，天津詩人們的詩歌觀念仍沒有超越“第三代”詩歌。

《窗外》（九五年後改名《門》）是天津另一份知名的同仁刊物，主要成員是本地的青年詩人，其中有一部份人與《七月詩社》的某些成員是同一批人。該刊也經常友情性地刊發其它城

市知名詩人的一些作品。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這沮喪的聲音最早源自於里爾克，前兩年卻已成為中國許多前衛詩人的口頭禪。在這一大的詩歌氛圍下，我們審視作為中國一個普通的工業城市——天津的當代詩歌，感覺上未免頗有些怪異：因為天津詩歌似乎從不屬於前衛詩人口中那種需要挺住的詩歌。這座城市的文化並不發達，詩人們的觀念並不先進，對待創作的態度卻算不上消極。相反，一些人甚至是很勤奮、很積極的，這將給讀者一種怎樣的總體印象呢？作為居住在這個城市的詩人中的一員，我有時經常會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可畢竟，貧瘠並不是美好的，唯有開墾荒涼，才是擺脫貧瘠的唯一手段。有時我也會想起穆旦，這個近年來正成為詩壇“造神運動”的新偶像、中國四十年代最前衛的詩人，他正是在這座城市，寫出了他最後又是最好的幾首詩。因為有了那幾首詩，他的手指才觸到了“不朽”的門楣。我還會想起法國人保爾·克洛代爾，正是在天津，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五大頌歌〉中的三個。我想，或許本輯中的其他天津詩人，也會和我有同樣感受吧！

冬天的日光是微弱的。但也正是因為冬天，人們才更加需要日光的溫暖。我一直以為，一個世界、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它們與詩歌之間的關係，正如同人們

■伊蕾

1951年8月生於天津。畢業於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詩集六部，代表作品是詩〈獨身女人的臥室〉、〈情舞〉、〈三月的永生〉等。1992年至1997年在莫斯科生活、工作。1997年在天津創辦“伊蕾詩人藝苑”。

一

有成群的仙鶴銜著你的聲音
飛來——
從森林深處，從東方。

你的姿勢攜著雲層 下降
莫斯科的鋪滿玫瑰的雲啊，
請做我的含淚的睡衣，
做我最後的婚床——

誰願意讓花死去？
誰願意讓火無光？
誰願意陽光做墳墓？
秋風為食？
青苔為裳？

一百次尋尋覓覓，
一百次歷盡淪喪，
這是第一百零一次，
愛人啊，這是我命定的
——劫數！

赤身裸體的受難者啊，
已騎在聖者的馬上，
穿過人群，走過四季，
再也不會受傷。

我的聖者！我的智者！
今夜即是你的吉日，
我帶回了你遺失的……禁……果，
我的美麗，家喻戶曉，
純潔的隱私，艷如秋霜。

二

愛人！在已經鏽蝕的燭火中，
你是否能看清這個滴血的名字？
累累落花覆蓋的頭顱，
祭品一樣。

我一出生就長大成人，
無性的小女性，黯然神傷。
荒原的孤獨之魂，繆斯之魂，
食了美洲自由的草葉，
食了東方智慧的堅果，
食了歐洲玫瑰的芳香，
信仰愛！信仰不朽！
在十字架下，
在煉火之上。

曾被沼澤收留……
被山崗庇護……
被荒野珍藏……
也曾被救助的手撫摸，
充滿熱血的氣息，

又在一個早晨灰飛煙滅，
獨走他鄉。

秋去秋來，燦爛輝煌，
記憶的野獸吞食著我的血液，
而思念的翅膀痛失方向。
每天，餐刀冒著迷人的熱氣，
我的唇，我的心，在刀鋒之上。
金屬的世界磨滅了我的呻吟，
時針刺寡我的頭，百孔千瘡。

在大風雨的夜晚，
我固執地點燃遍地烽火，
生而復滅，滅而復生。

在失魂的水邊佇立，
健美的醫生長了魚尾——
在長歌當哭的日子，
被尖銳的弦釘在琴上——
秀髮委地，凝成了透風的鎧甲，
張開的手指，結了起伏的冰霜……

生活終於撕碎了我，
噩耗終於碾碎了我，
四野無聲，冰封雪埋，
我讓靈魂和肉體，肉體和靈魂，
互相縫合……

山洪一樣倒流的眼淚，
灌溉著心中的大草地，
成群的鴿子從喉嚨裡飛出，
帶來滿天火光。

第一百次，

我默默地主宰了
我自己的涅槃——

今生為冰，
何年為水？
今生為陰，
何年為陽？
在河對岸，
是誰在為我千年等待？
是誰有福，
傾聽我終生為他歌唱？

三

這一天，鮮紅的葉子爬滿了天空，
一只大鳥站在雲上，
啊，啊，我得到了神的啟示，
我坐在大樹下，輕著盛裝。

潔淨的雪敲擊著地面，
紅色的窗櫺在暗夜裡歌唱，
是神的旨意，讓你
等候在這一天的台階上。

一相遇我就設了盛宴，
朦朧地坐在你的心上，
桃紅的葡萄酒發出咒語，
你一口就吞噬了我一生的悲傷。
我愛你的每一個姿勢，
你的羅曼司的表達，毋庸置疑，
果實一樣。

我的聖徒！我的聖父！
你的聲音像在宣讀教規，
而我只有服從的願望。

——是我枯萎等候的命中水，
死亡線上的糧食，
古老的，屬於我的，
千古絕唱！

四

愛人！你並不知道，
神在一本有韻的相書上，
早已昭示了我的命運，
似水柔情注定要被大海顛覆！
美人魚，注定要成為塵世的新娘！
天涯邊，屋檐下，我早已在等你，
一條經年的細線，
早已織成錦繡羅網。

我永恆的家園啊！
我永恆的愛人！
從此夜夜是歸期，
千里萬里，直入天堂。

五

時光披著盛裝就在前面等我，
正是午時，異國他鄉，
窗前的莫斯科河正在解凍，
白樺樹林散發著濃香。
今生為土，
何年為林？
今日為土，
何日為林？
鮮花為食——
日月為裳——
人心不老——
地久天長……

1996.3.16莫斯科

■王向峰

1957年10月生於天津，1979年開始新詩創作。1986年發表作品。1996年出版詩集《死港與天界》。並有雜文、隨筆、文藝批評見於各地報刊。現為中國詩人協會會員，中國作協天津分會會員。

遭 遇

一棵樹倒了
沒砸著人
也沒想砸人
就倒了
它的枝葉
被砍去作了柴
軀幹因正直
作了槍托
成為武器的一部份
戰爭的一部份
托在仇恨的肩頭
歲月川流
它被幾只手摸過
變得油亮了
後來
在一聲呼喊中被高高舉起
又猛然落下
與一顆頭顱
碰個正著

啪的一聲
於是
它裂成一塊破木頭
被丟在荒野上
在朝霞滿天的時候
它想到綠油油的日子
卻被拾柴子的一只手
揀了去
堆在垛上
預備溫暖
另一個冬天

鄉村的風景

湛藍的天空

金黃的麥地
金黃的麥地
一棵槐樹在左邊

牛被拴著
牛被牽走

沒有牛的風景
已近黃昏
很美

今夜

今夜
我從許多角度
愛你
使你美麗成一株

植物
以我的光芒
照耀你衣裙上的
紅花朵
令它香飄四季

今夜
我從許多角度
愛你
彷彿天堂的蘋果
在我的秋天裡
紅透
在我的舌尖上
歡悅以盡

■肖沉

原名楊岩，1963年生於天津。
早年參軍，復員後曾任醫藥公司文
書、廣告策劃師等。曾任《詩人
報》副主編，同仁詩刊《葵》發起
人之一。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
會會員。作品散見於海內外華人詩
刊。

復活的母親

——母親兩週年祭

母親
昨天我看見
你在空曠的草原上
吃草

在綠透了的草原上
母親
你吃草

吃草上的陽光
一只鳥從草尖兒上
輕輕地掠過
你直起腰
看了看
像看你的兒子

然後
你忽然把草原
吃光了
真的——吃光了
徹底——吃光了
光禿的地上
只剩下你
和你遮擋陽光的影子

你哭了
你看見了你自己

給被囚的哥哥

車子越開越遠
像離弦的箭
一去不回

車子越開越遠
我想回家
把臉蒙在被子裡

小時候
你就喜歡在被子裡
給我編故事
漆黑漆黑的
我不害怕
後來

我們都去了很遠的地方
即使走的再遠
也想回家

車子越開越遠
車子越開越遠
有一根線
突然綳斷了

寫詩真好

在無人的時刻
寫詩真好
在只能聽見火車聲
和蛙聲的午夜裡
寫詩，真好
在沒有人寫詩的時刻
寫詩
真好

一生中
這樣的日子
不會很多
連孤獨
也不會很多了

雨天

我想讓雨就這麼下著
不大也不小
我想哭

人總是想哭
淚水摸著臉
軟軟的

像母親的手
像女兒的手

我哭了
一些事情一去不復返了

■清雲

原名張帆，1963年生於天津。
曾供職於本地某出版社。現經營圖
書生意。《七月詩社》成員。

懷舊——第五

春天圍困了你
——染綠的空庭
你看見薄霧
在細雨中徘徊
恍如落入了一場夢

春天就這樣
與你久別重逢
彼此朦朧
你的莊園覆蓋於冬天
陰晴不定

遠方
陽光中的遠方
身披綠袍的少年
踏遍原野荒郊
你的寒梅獨自飄香

三月、四月
湖波一碧萬頃

燕宇無聲
掠過黃昏白月
記憶一樣輕靈

五月
綠柳鞦韆處處浮光涼影
長亭寂寞
桃花十里春風
傾瀉繁星的幽明

長凳 樹 小街
永遠屬於春天
卻與你的智慧
另一世界不朽的感傷
與日俱增地遙遠

■張晏

女，1963年生於天津。《七月
詩社》成員。佛教徒。作品曾刊載
於《詩人報》、《一行》、《都市
文化·詩》等報刊。

秋 蟬

秋蟬啊
我薄翼的詩人
我聽見窗外
日深日寒的風霜
應答你單調的歌唱
寂寞中聽一聽你
感知你歌中的北方
下沉的秋天
大山大水的蒼涼

秋蟬啊

我隔世的兄弟
深秋寒意的手指
正撥響你透骨的琴音
你青青的夢
穿過野地的雨水
飄向我——
這遍佈秋天的楚歌
已使我無處躲藏

秋蟬
我不倦的歌聲 彷彿
整個秋天的荒原
都在與你合唱
我聽到
你用最後的輓歌
靠近來世的春天
你從容安詳的歌聲
已照亮你 不屈的死亡

又見春天

又見春天
恍若是百年沉睡
今朝醒來
從這個清晨 春天
沿著樹木曲折蜿蜒
一直綠透了心

我幾乎認不出了
時光，遠離了小鐘的磨房
不再機械單調地走動
而隱於花中
一瓣一瓣地開合
同時深藏於雨

顫動萬種的鵝黃淡綠
春天啊
我們果然歷盡了滄桑
不知鳥聲怎樣響成了透明的雨
閃爍於寂靜的時空
霧又如何朝來暮往
婀娜了人的感覺

我想，這麼多年
才與春天成為知己
四季之光明
從此相看不厭

幸福的人
在這樣的春天醒來
看看風光
世界變了又沒變
我們忽兒老忽兒年輕

■ 里章

1964年生於沈陽，畢業於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現任教於天津某師範學校，天津作家協會會員。1992年在天津和友人創辦《窗外》詩刊(共出二十期)，1995年創辦《門》詩刊。作品散見《詩歌報》《天涯》《天津文學》等刊及部份民間詩報刊。

命運將如何改變

命運將如何改變
我們無從知曉
比如現在
我給你打電話
約你在一家咖啡館見面

而你放下電話
走出門去
就在此時 一架
過路的飛機墜落
正砸在你家屋頂上
而你已走在街上
這一切事先沒有任何預兆
也不知將如何發生
而命運就是如此改變

當靈魂

當靈魂
小心翼翼地
隔著衣服
彼此愛慕之後

我們要面對的
是在脫掉衣服的過程中
如何避免
相互失望

我要到馬路 對面去

我要到馬路對面去
可汽車一輛接著一輛
從我面前開過
當所有的汽車都開過去後
我已經不想到馬路對面去了

■ 聖童

原名孫永利，1964年生於遼寧。著有詩集《真理的心情》、文論集《傳說真理》、詩劇《世紀

末》等。

重見葵園： 我們回到北方

北方合唱

在道上停止犯罪
放棄人民的永生之水
為了北方
你要埋下華麗的衣裳
穿上張開的葵

北方無須智慧
葵正脆弱地打開
用寧靜和瘋狂
覆壓明亮的北方

放棄人民和理想
無奈的家園
吃下死亡
放下你至善的合唱
以沉重
坐在母性的手上

推動光芒啊
葵就盡情地裹在
你的兩腿之上
你解開一切的手掌
種在北方
種在北方

北方

北方 沒有收成的北方
趕走秋天
我是一座空空的穀倉

越來越久的是饑餓
越來越遠的是秋天
葵林瘋長
飄起我活著的欲望

■ 徐江

1967年生於天津，198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91年與友人創辦並主編同仁詩刊《葵》。作品散見於海內外報刊。出版有詩集《哀歌·金別針》（與侯馬合著）、隨筆集《一個都不放過》（與伊沙合著）、長篇小說《蘋果姑娘》等。現在某雜誌社任編輯。

誰能代替……

誰能代替
那永存之物
對我們所發出的召喚

我們有時不認識它
只聽到琴聲，只記下夢語
只在夜半時分
數著心中淒慘的呻吟

但誰又能代替
那些星？發美、冷的光
在高天之上
令我們嚮往、恐懼
戰慄

而後落淚
看腳下衰草連綿
暮色在無限裡生長……

給……

你看，我這麼健忘
好久不讀詩
也很少去寫
秋天在寂寞中又一次來到
我看到了：天又新又藍
像在淚水中洗過
枯葉一片追著一片，在陽光下
翻滾著唱往日的歌
我哭了
撲倒在消逝的美面前

真是這樣的呵
這就是我已走過的半生

“深藍”

“更深的藍”也就是
更深的憂鬱

他們沒這麼說
只是讓報紙告訴我們
“速度在加快，劇變更簡單”

電視上棋手的脖子變得僵硬
“更深的藍”環繞著它
憂鬱擁抱智慧……

這是一個更加深藍的夜晚
我坐在工餘的疲憊與希冀間
哀泣

呵，文明就像爐膛裡的一片紙
你掏它
卻只抓到灰燼

棋局、傳媒、電子雞……
更深的藍在操縱一切
我們不得不

去積攢足夠的詩句
以備人民安度
新時代的荒年

■ 蘇志堅

1969年出生，高中畢業。曾當過士兵、工人，現於天津和平文化宮供職。出版過詩集《走向》。

樹

一棵樹絕望地開在
水做的大地上
就連葉子也是水做的

它的紋理在蕩漾
枝幹在奔流
水面捲起樹瘤的漩渦
它的木質部份集中了狂瀉的
全部力量
沖走沙礫，樹皮上的水沫
和所有中流砥柱

它的年輪在時刻計算著
水流的立方
為歲月提供最精確的數據
它的樹冠由無數小溪組成
每有微風吹過
便上演百川匯海的壯闊一幕

就連它最平靜的杈丫
也充滿了縱橫的暗流
不能停泊一只小船
就連它的葉柄也湧起震天的波濤

而它的板狀根卻巨大無比
如今我們稱之為水做的大地

這是所有孤獨者 中最孤獨的一幕

這是所有孤獨者中最孤獨的一幕
靜靜皂桌面上斜躺著鉛筆、香煙
和鬆軟的纖張

黑暗中一只大手伸過來
擦亮火柴
橫七豎八的影子立即塞滿了房間

■ 格格

原名郝正宏，滿族人。1971年生於天津。199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信息物理系。有作品發表在《一行》、《新大陸》、《詩歌通訊》、《中國語言詩選》等刊。現供職於某外企，從事多媒體策劃。

溺水練習

比一次表演更接近完美
身體穿過無數透明的水環
朝著一個方向
既無加速也絕不返回
所不同的是
他缺乏一套導航系統
（雖然作為遊戲，他曾嘗試過使
用一對生鏽的螺旋槳）
從雙腳一沾水
觸覺就開始發胖
嗅覺和聽覺像兩塊方糖溶解在
皮鞋裡
視覺腫得像胡蘿蔔（香甜無比）
味覺跌進了許多個夜晚的山谷
他墜落的姿勢顯得異常從容
陽光從頭頂消失
雙臂拒絕掙扎
或者只是稍稍前擺
如擁抱一隻淡青色的水母

致病友

別去觸動病人
你看，他躺在過去
有多安詳

你繞道而行
你做得對
不過，要小心
偶爾，風
撩起你的衣角
你也就病了

■ 季陽

懺悔錄

小鹿在雪地上一步一個腳印
卻在青草地上迷了路

蛇用整個冬天
完成了愛的懺悔錄
“把春天獻給農夫”

謊言是意外的食物
懼怕堅硬的牙齒
卻熱愛柔軟的舌頭

請公開那個古老的國度
能夠打火的石頭
全部沉在水底
黑暗裡誰也找不到出口

嚙 語

從六月退卻
失業的戰馬
夢見滔滔的燈火
頭頂上那只獨眼裡
預言的洪水正檢閱成對的遊戲

南方的龍女世界
和平宣言的副標題
人和鴿子
都是兩條腿

龍的傳人
愛上了鴿子
鮮。嫩

由于季風的誤導
無法傳遞的戀情
隨著高度降溫

我寧願望塵莫及
讓匿名的孤獨戀人
以馬的形象飛奔

盲 童

盲童采擷風的聲音
一生之中彷彿多生
靈魂永久性磨損

被無緣的月光照耀著
石頭。從情火的高溫誕生
就一直裸露在舊地
絕望之後繁殖子孫

對於莫測高深的時間
經驗。是接近完美的傷痕
未完成的愛與風合謀
一起露出燈光的陷阱

你的領域如同天空
未進入的再也無法進入
未逃避的再也無法逃避
愛。不再生長泄露了天機

■ 陳銘華

第八日的創作

神草草地完成了最朦朧的頭
把魔鬼的意圖全留給我
從頸項開始粉琢
月光偷情般
滑落

生命卸接的地方
玉質緊密如許
我如何能在歡悅未解構
痛苦未重組之前
粼粼飛起

一九九八年二月廿二日洛城

香港機場偶遇

她坐在對面很久很久
一會兒看書一會兒
相對無言
黑衣黑褲黑頭髮黑眼睛
像鐵麗
我的鐵麗起身離去
在電子郵箱欲啟未啟的時候
呼喚旅客入關的喇叭
終於響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香港

欖球季

你爭我奪

■ 周末 請 問

夜已深
我獨一人出門
摘一顆熟透的晨星
樓抱懷中
關門 等待著
雕刻過去的夢
我輕輕的問
是你麼？

一九九八年八月寄自小岩城

星星 月亮 太陽
甚至連一粒微塵
圓或且不圓的
都瓜分好了

環顧新大陸
我們還剩下來的
一定是這個
欖球季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洛城

抒情的愛國主義

我把國旗插在床頭。泡製愛……

當時年少，嚮應人民號召下鄉，愛是即興創作。
躺著的感覺直立，直立的卻感覺飛行。一行白鷺
上青天繞了三匝，停了停在桑間陌上，又停了停
在瓜田李下。等每一朵雲都濕透了，還有一顆星
是紅的。再遠一點那五顆也是紅的

近乎窒息的激情中我數著，一顆、二顆、三

我覺得，有一個女人在遙遠的天國
她吃飯睡覺感冒傷風，還嫁了人
她把皮鞋擦得察言觀色，把私生活誇張到直徑水平
這樣的女人最可能是白裡透紅的美女
我想象，美女，有一個女人是美女時
我的皮鞋是不是增加了寬度、高度
可我每天主要的工作是幫人測量距離
距離與距離的關係比我與女人的關係更有尺寸感
可我感受到時差，從出來的那天開始
那天冒著被抽象的危險，誰說危險是女人難產的前沿
難產過的女人都很邏輯，尤其是黃裡透黑的準美女
我準美麗的女人呵，我認為
二十歲她將死于革命，三十歲死于非法同居，決不可能
四十歲死于車禍，死在路上的是我們時代的詩人
詩人，又親又愛的詩人，我還是你的寶貝嗎？
我不是你的寶貝那我坐在誰的寶座上如此瘋狂溫柔！
溫柔如雪呵，我發現我真是寧為瓦全不為玉碎了
可疑的生活，虛擬的出售生活，我或者女人？
兩者必有其一。我且痛且疼的女人，想隔岸觀火為我
送終嗎？我承認你應該得到滿足，千里之行始于手下。
水流過來又流過去，很格律似的運動著，可我一九九八年呢！
我種九百九十種玫瑰的女子，我發現風吹才能草動
發現我從來沒有重疊誰的手藝，在廚房臥薪嘗膽你想著我的時候
我早就走了，我們住在不同的城堡，都有一雙眼睛隔牆警惕我們
還說我們擁有伯樂。我告訴你吧我在路途中不停地轉換方向想尋找
一個出口。火車那麼容易穿插而過，我在隧道裡看到無數的魚群
從我頭上遊戲、歡喜，這是命名的過程嗎，我聞雞起舞的同鄉
這樣的女人可能走多遠，雖說她成長為已婚者，激起公憤
這樣的女人只能買公債還私債，兩敗俱傷

有個男人可能變成了鳥，一只傳說中的大鳥
他可能曾經把影子連在牆上與時光同步
這男人時常想著別人，把手套脫下又套上，在冬天
這是他的拿手好戲，重疊的動作使他瘦弱，無辜
終于他找到理由爬上樹，他想摸氣流的聲音
他還想呼吸為之風流。可他沒有成家甚至立業的夢想
如何區分開呢？不能再在陸地上行刑那怕是行走
他聽見聲音從過去從未來飛起來。這時他長出了羽毛
同伴們也在原野上狂跑，腳漸漸離地，戲劇性地他們的身體
變成飛翔的鳥體。很久以後地上的人們還在尋找他
追問他如何失蹤如何死亡。傳奇和流言混淆成轟鳴的風聲
孩子們倒歡天喜地，看電影聽故事在他們異想開天的遊戲裡
他們看到天上的鳥群，人字形排列
他們可以想像人能變成鳥嗎？在短促的晴空下，有無數的可能性

■ 遠方

邂逅四題

1. 天籟

.....

? + - × ÷ ! 之前 後

.....

2. 那一排棕櫚樹

| × | × | × | = | × | × | × | × |

兩級台階之上

是我家

3. 海平線那邊

· — 雷 — · — 區 — ·

祇能消失

跨越 甚至連接近

都是不許可的

4. 路的盡頭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他 你 他

他 他 他 他

一九九八年八月寄自聖彼得

■ 華璋

匣子

——致裕子

今夜沒有玫瑰，
玫瑰都躲在刺裡。
今夜沒有煙花，
耳邊的轟轟，也只是一個時代的序幕。
變也好，不變也好，
有些事情是永遠想不通的，
想也好，不想也好，
有些事情是必須改變的。
今夜沒有海洋，
水都給了月亮，
沒有潮漲，沒有潮退。
今夜沒有月亮，
李白對飲的一輪已隨詩人而去，
需知李白已死。
我們都是在小島上生的，
近海的人沒有根，
連候鳥都留不住。
今夜沒有妳，
漂亮的身影也只能烙在記憶中，
一個美麗精緻的匣子，
我當好好珍藏。
今夜，本來，也沒有我。

■ 李元勝

降 落

飛機開始下降
像是經過了一次幻想
大地上的斑點
正在變大，包圍過來
重新成為我的棲息之地

在一次幻想中
有多少層空氣被尖叫著劃破？

整個的我在下降
彷彿不是朝著機場
而是朝著你的心靈俯衝過來

你是否有足夠的準備
是否能夠容忍
一個幻想過的靈魂
以及他呼嘯的速度

1998年1月17日

斷 裂

大地是飛累了
想要靜止下來的天空
天空是變得越來越輕
不斷散開的土地

鳥兒呵
你飛過了天空
也飛過了大地
為什麼就飛不過
我心中的那一處斷裂

1998年3月15日

有什麼值得大海去藍

有什麼值得大海去藍
有什麼值得大海蒼老

太多的過眼煙雲
包括你
包括我
有什麼值得大海心痛

太多的知識
使大海充滿了苦澀
也使它變得
像一個巨大的篩子

有什麼值得它去藍
有什麼值得它洶湧

海水鬆開手指
只有遺忘，只有經過
有什麼值得大海挽留

1998年3月15日

獻給一對無名戀人

在他們安息的地方
人們並排種下兩棵小樹
這活著的碑文
綠得讓人刻骨銘心

我猜想那纖長的根鬚
正在泥土中摸索著對方
就像昔日，他們的小指頭
秘密而快樂地勾在一起

1998年3月25日重慶

■張耳

百

就這樣，你沒有選擇地出生。擠，骨骼和器官之間相對比例錯位，粘稠的血，稀薄的血——你被出生，在我們眼皮底下，被暴力驅除，這場不退讓的單向行進，你完全被動的儀式。它們曾經柔順地容忍你顛來倒去昏睡多年，揣摩各種位置的可能，這些粘膜、毛細血管、纖維組織、平滑肌、動脈、靜脈，你的房樑、斗拱、舉折、棱柱、角柱。然而，時刻到了，沒有你選擇，她的蘋果，你的星，星星，自我意識的相反，向前，推倒一切。心跳，你的和她的。張不開嘴，這是你沒有選擇的命運！放棄抵抗！放棄思想！你的確沒有選擇，因為你正出生，咳，咳，咳，滋養的血，窒息的血。空氣，空。光，覺醒。

吃藍漿果的女人

坐在海岸的灌木叢裡，一簇簇深藍，他們叫它烏飯樹，窮地方的名字，關係饑餓的果實。海風把樹壓得在岩石上匍匐。沒有刺的灌木把裙子下擺染得深藍。小旅店一臉生意經的女主人，放出一條狗，要看這個女人在做什麼。熊還沒來，熊會等到漿果完全成熟以後。那時候，狗就不會這樣兇狠地扯那女人的藍裙角。

紅河佛堂

出城已經開了老長一段，經過漁港，爬過山樑，駛下谷底，跨上木橋，急轉彎，左面是海，半坡

■車幼鳴

秋 晨

晚秋的
晨曉
潔淨而柔軟。
猶如
酣睡中的嬰兒，
在夢中
編織著甘甜。

紅楓
漂散在湖面，
散佈著
夏日的流言。
蟲鳴
聲聲斷續，
太陽
懶懶爬上高天。

一九九八年寄自夏綠蒂

野花，右側矮松林不時走出幾隻換成褐色夏毛的雪兔，然後就看到了落日，被雲割了種種層層。雲的不同亮度。海的色澤豐富。歸巢的雀子疾彈一般掠過。我們站著，光著頭，手挽手。

在變暗的長草中摸回蒼白地臥在路邊的車，才忽然意識到為什麼鋪路的碎石血紅。

阿圖·隆克維斯特散文詩

今 天

今天，呵，今天只是白粉牆上的一塊塵斑，一根結合兩片木板的釘子，一隻裝了舊衫半開口的箱子，一隊自地穴爬上來的螞蟻，有人不停地敲打一個鐵桶，或許是一片不幸的百葉窗變成一把破扇，一只穿洞的機車內胎在地窖的水泥牆邊修補，一張摺疊得好好的像是不曾打開過就被拋棄了的報紙。

今天，一陣銳利得足以削去土豆皮的風，一輛尚未整備好的箱型車走著，突然遭到一陣急雨，一些連枝扯去的玫瑰，一些又留下黑黑的負荷像是帶有濕濕的毛毯，一段鏽鐵枝冒著灰髮樣的煙，一個人坐下來展示一隻鞋上的破洞，一連串的駁船載著砂石在急流中顛簸，一個小孩上學看來像是早了好幾年。

今天你只不過看到撕破了的一幅美味蕃茄的彩頁，一段樺樹幹上有人釘了一支釘，挂了一只舊式的懷錶，（於是你便以為有人爬上樹梢像是在臥車廂中休息了），一條短短的送葬行列手執花束而非花園在緩緩地潛行，小屋上一面捲著的旗子像是纏了綑帶的傷指，一隻小小的母麻雀以她水滴樣機伶的眼望著你叫你臉紅。呵，日子自我們的時間離去再不回來！

是否所有關於月亮的詩都寫完了呢？呵不，還有許多不曾說到的！

月亮看來更像個醉漢樣搖搖擺擺地穿過太空的廢墟。或者受了致命的創傷，在地平線上懸著，血液洒向大地。

月亮像臉盆樣滾落無底的深井。它植根於地上像長著一根獨牙的野豬。它像一個力竭的戰士樣蒼白地躺在一塊浮冰上。

月亮化身為一個舊布袋裝滿了它的煩惱。它涉出油泥的沼地去自沉，或者向自身縱火，像佛教的尼姑所作的那樣。

月亮是個瘋人，他擠出監牢，頭卻被鐵欄夾住。月亮展現它被一把闊斧，或者（人道一點）斷頭台砍頭後的傷喉。

月亮在大城市的煙霧中像肺癆患者一樣咳著。它舉起手，上面流著鉛綠色的奶。它在霜凍的自然中熄滅如一朵翠菊。

月亮走進山中如走進撲滿，雖仍然再出來，但總是磨損得更糟。

月亮像頭痛丸失眠藥那樣不斷地有被吞下的危險。奇怪的是月亮很少在夢中出現，那時它不是扮成國王便是扮成土匪。

月亮已經習慣了狗們的吠叫，對那吠叫已無動於衷，但對於火箭的呼嘯則吃驚不已。

觀 察

我昨天是另一個人，我明天還會變成又另一個人。凡我看過的都已經忘記了。不過那些仍然存在著，在角樓上某處。

懼怕原不屬於我，我只是借來要用多久便多

久。

這是最普通不過的喜劇效果；某人全力地投身於一開著的門。

出生在瓶子裡的夢，最了不起也只是在瓶中航行的帆船。

衣服輕得一自身體掙得自由便飛上天花板。

到晚上窗戶應保持開放，好讓某些物事出或者入。

地平線在玫瑰叢處翻倒如一輛蓬車，松樹叢看來蹣跚，彷彿一群強壯的小矮人正扭扯著它們。

漁夫們妻小等待的眼色展平了風浪，她們像熨斗那樣燙平了水的皺紋。

稻草人穿了禮拜日衣服站著，一似殯葬時的客人樣漆黑，在到來的城市人那些花花綠綠的破布之間。

走過一個戴寬邊黑帽的男人，除了傳教士而外不可能是別的什麼。心不在焉的妻子把魚煮過了頭，乃至眼球脫出像珍珠。

當雷電使窗簾飛起的一瞬，什麼祈禱也沒有用。但仍有人能打開一本書進入一個奇妙的花園。

在夢中遭到壓抑的將在現實中掙脫，而杜鵑在五月寫就的，將在九月以它自己的翅翼飛翔。

你的命運

從無父之兒你已變成無兒之父。母系的血報復似地澆淋你，卻溶不了你。在司芬克司提問的十字路口，你的選擇週圍滿是投出了人體輪廓的刀子。

臍帶像睡蓮的莖樣沒入泥的深處。你雙眼內的光從不夠你用來瞧看，你得像鼠一樣用聽覺代替觀看來行走。你想要一株更高的樹，一株結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另一種果子的樹，即使它將像絞架一樣吊死你。

就算煙來寫你的名字又有什麼用呢？林中樹枝上你的爪痕有什麼意義？你像農夫樣播下的玻璃屑會長出什麼？你的燈，那以生命中積聚的精力點燃幾個片刻的燈又有什麼用？

你將跌入洪爐內融化，然後混以生命中一切其他失敗的方式，重新鍛冶出來。在眉目的光照之下，仍然缺乏信心，仍像水將下墜前的片刻那樣遲疑。

譯後：Artur Lundkvist，一九〇六年出生於瑞典南部一中農之家，一九二〇年遷入司德哥爾摩由自學而從事文學活動。三〇年代成為“五青年”詩人群之主幹。“五青年”中也包括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一的馬丁生(Harry Martinson)。隆氏詩作極豐，早年作品曾有過抒情詩作，六〇年代後，除小說而外則全是散文詩。此處所選乃轉譯自英文的Modern Poetry

以色列詩

■非馬 譯

莫舍·本納柔屈的詩

作者簡介：Moshe Benarroch 於1959年生於摩洛哥的首府得土安。它是整個回教世界最北邊的城市，也是最靠近西班牙的地方。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大多聚居於此。1972年他隨父母移民以色列。學自然醫藥。已出版有一本詩集及一本散文集。作品發表在許多網絡及紙上雜誌，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希伯來文等。他也為一個雜誌寫評論。我在網絡上的《紅蛙——來自地球的詩》張貼幾首英文詩的當天，收到他的電子郵件。他說很喜歡我的詩，已把其中的三首翻譯成希伯來文，希望我同意。他說他正在編選一本美國當代詩選，問我自認為是中國詩人或美國詩人。

他似乎充滿了身為猶太人的悲哀以及以色列人的憂患意識。在他給我的一封信上說：“如果炸彈沒掉到我頭上的話……”。而身為移民，他對以色列人的強烈本土意識以及排外心態，也常持清醒的批評態度。

如果你在街上見到我

而我沒同你說哈囉
別以為我不願意同你作伴
或想要傷你的心
如果你在街上見到我
而我正在想另一首詩
其它的字句
或許它們終能
描述那條穹線
把我的腿
同我出生的城鎮連在一起
一條巨大的彩虹
如果你見到我在街上而我沒說
哈囉
那不是宣戰
只是瞻望
未來。

詩與膽固醇

他談膽固醇
以及膽固醇還有膽固醇
談它的遺傳性
以及特種飲食的無補于事
還有他不服用的藥片，
在他旁邊坐著詩人
談他的詩篇以及他的詩篇
還有他的詩藝
以及它如何重要
以及現在年輕詩人們
都寫得像他。
我試著說話但他們不聽。
我專心於我桌上的
味噌湯並且想
還好
詩沒有遺傳性

特別是好詩。

樹

這張我寫作的桌子
原來是一棵樹
由一個活著的人栽在
乾地上
那裏有一個死人躺著
他曾寫過一首詩
在一張木頭製成的桌子上

這人
他是棵樹嗎？

一個猶太夢

我夢見一顆原子彈掉落在特拉維夫
情形當然是一團糟還有許許多多的死人
不久人們發現猶太人
對輻射不產生反應
由于環割包皮的緣故
而且因為它是在第八天做的
而不是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後
然後人們瞭解到亞伯拉罕是個天才
而且是個偉大的核子物理學家。

寫作

是
病
也是藥方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尹 玲：台幣1000.00
無名氏： \$100.00
張 堃： \$20.00

支持

最長的旅途

最長的旅途
是到達
你
現在的所在
地

在移民的國度裡

在移民的國度裡
仍然是個移民。

人們告訴我
也許你的感覺
是每個詩人的感覺

我說
我說話你沉默
我哭你笑
我嘶叫而你嘲弄
我解釋而你歸類

佛寧特 F. S. Flint 的意象詩

■ 鄭建青 譯

天 鵝

在百合的花影下
和金雀花與紫丁香
傾瀉水面的
金、藍
和淡紫下，
有魚群顫游。

天鵝緩緩漂浮，
漂過綠色冷葉，
銀色漣漪，
漂過它色如古銅的
頸與喙，
漂向橋拱下
幽暗的水。

天鵝漂入橋拱的幽處，
它載著一朵火焰般的白玫瑰，
漂入我幽深的悲傷。

斷 章

那夜我愛你
在燭光下。
你的金髮
散落在又香又白的枕
和床單上。
啊，周遭黑暗，
空氣溫柔，而星星
鑲在船的燈罩裡！
浪拍打港灣；
船只扎扎碰響；
碼頭上一男子正引吭高歌；
而你卻愛我。
你的愛有緣樹而上的掛金鐘，

有藍繡球和猩紅的旱金蓮，
有山林
和我們走過的路，
有哈特蘭岩石前
孕育你胴體的大海。
你用這些愛我
還有眾生的和藹，
如鄉民、水手、漁夫，
和供我們食宿的老嫗。
你化身於這些甚至更多
來愛我，
當世界化為盛開的鮮花，
你隨之變化。

乞 丐

一老者子立
在排水溝
吹奏他的悲涼，
他背偻體衰，
長髯邈邈，
目光滯呆。

他卑微地縮成一團
在破衣爛衫內顫抖……
任寒風吹打，
饑餓咬噬，
他雙手握笛，孤零零地
吹著。

聽，悲傷的曲子
多奇妙，
是饑腹吹出的一股風
魔術般融入
寒風——

語言對人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是需要許多方面的資料的，比如醫學和生活的地理環境都是其中之一，而文學就顯得更加直接和重要一些，就我二十多年的詩歌寫作所形成的經驗來講，也許是該把悟到的一些心得寫下來，我沒有到大學的語言系進行什麼調查，也許會有某些重複的東西。但就我來講，這是自己在實踐中得來的，不妨為自己總結一下，為下一步的文字創作提供理論上的幫助。

語言是每個人一出生就遇到的被前人基本上固定了的表達方式，在這個既定的方式裡我們被動也很輕鬆地學習語言對人內心和行為的解釋。大部份語言是日常的並已經達到了極度準確的程度，但有些則是與將來的生活沒有聯繫或許還會產生破壞性作用的語言。比如在希特勒統治德國的黃金時期時正呀呀學語的那一代人；比如中國文革時期每天學習口號與標語的小學或中學生們，到了那種特殊時期結束之後，以前所學到的語言逐漸失去了表達的需要。但是，那個時代的語言邏輯和虛榮的特色對語言甚至身體的暴力，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方式。再比如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統治時期，語言圍繞著上帝的無所不能，人的主動性被降低到只能用低智能才能生存的地步，所以沒有語言創造的生命，也就不可能有流傳下來的真正的個人的生活用語和文學作品來啟發後代，克服這類消極或偏激以及畸形的語言習慣方式的最簡單的就是時間對其的磨損直至消

失。可惜這個時間我認為是很漫長的，也許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人生有幾個幾十年或幾百年呢？所以，較早地意識到它的後遺症就可以有意識地去治療，我確實認為應該運用治療這個詞，因為這是精神以及心理領域的病。語言作為人體器官延長出來的一部份是稍用一下頭腦思考就可以領悟的，既然是器官的一部份，它也就會生病並且需要在病了的時候進行及時治療。首先，能認識到這是一種病就已經開始了治療，這完全可以自我治療的病，因為有意識地不讓它發病和反省過去的語言習慣對相對而言今天的正常生活的不適合的表達方式之後，我們就會很快地完成對語言習慣的清洗，很快地從特殊時代所造成的傷害中恢復過來。

語言對人生的影響比我們所認識到的要更加神奇，因為語言非暴力的發泄避免了人類之間更多的戰爭，非暴力的語言發泄消滅了人類本應有的動物性的肢體的攻擊。當然對語言的讚美有很多，但語言同樣也是銳利的武器，而且還能不造成傷口地傷害人的內心。

一個經常抱怨生活的人，他（她）使用了大量的消極的語言，這種用語言一遍遍削弱自己生活信心的人如果知道語言是其繼續毀滅自己的幫兇，他（她）就會懂得如果自已不想再消極下去的話，就應該首先減少使用消極的語言，同時他（她）也就懂得了多去使用積極的鼓勵自己的語言，除非他（她）就想毀滅自

己，而且知道語言會起到幫兇的作用，他（她）在消滅自己的時候就是一個成功的語言學家。所以說使用語言來進行創造和犯罪的人都可以是語言學家，語言學家的定義是懂得使用語言力量的人，不管是破壞還是建設，他們掌握了這個人類只需要動嘴而不需要動牙的武器。一個民族的大眾如果在某個時期經常使用看不起自己的語言，這對本民族的氣質和語言都是一種破壞，如果不是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民族與國家在互相比較的話，我們也許可以不必太顧慮語言對民族和國家形象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必須考慮，因為人類已經劃分，甚至已經運用語言來掙搶經濟和文化的地盤，語言的侵略和殖民放到一個長久到幾千年的未來的氛圍中來看也許不是什麼壞的結果，因為我們看到人類那麼多的不同的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是多麼地容易溝通，但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的經驗並沒有告訴我們大家都同意這個趨勢，世界語已經發明了許多年，但它首先遇到的是英語的決不讓步。中國的語言是從象形文字過來的，有更多的理由認為是最接近自然的。所以幾乎每個民族都情願使用翻譯來理解其他文字，而不願讓某一種文字已經含有的文化和地理因素來替代含有自己文化和地理因素的文字，這也是很有份量的拒絕。地球的長相確實有其地理上的千變萬化，簡單地以同一個國家的南北方來講，語言就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使用地理特點的隱喻。極端地來講，甚至男女之間的詞語劃分也會造成不同的語言心理。語言啊語言，你到底能把人類的內

心表達到何種程度？

當我寫詩寫到某種深入語言內部的時候，我首先遇到的是詩對既成的語言的顛覆，也就是對既成的世界觀的顛覆。它的對某一個事物的多角度的表達造成了語言的不準確性，而這個不準確性卻又是那麼強烈地道明了真相就是多角度的同時性，這就與我們在日常中確定一個角度的習慣衝突起來。因為我們不可能在進行一件事情的時候既盼望它成功又盼望它失敗，我們的目的性在逼迫語言離開詩歌，但詩歌卻是發自人類最深處的原始的無目的性，因為所謂的成功和失敗不可能來解釋世界和人類的真相，成功和失敗是人類發明了遊戲之後對一場場遊戲結局的解釋。人類雖然也有不少遊戲是在追求過程，因此避開了勝敗對目的的控制，但因為已經形成的勝敗意識使結局反過來影響對過程的解釋，敗者的過程不是享受，結局的對勝者的獎勵制度使敗者不得不甚至自己推翻了過程是一種享受。於是我們就變得越來越目的性，越來越單向性地使用語言，勝利者可以更多地使用大聲的語言像使用被獎勵的更多的金錢，語言淪為金錢是人類的一大悲劇，而這個悲劇卻愈演愈烈，語言的組合必須能賣已經成為出版界的標準！所以詩人必須為不能賣的語言而再做一份工，我想這並沒有難倒真正的詩人，正因為是這樣才有不受金錢控制的地盤供語言馳騁，讓我們拋開物質收穫的意識來想一想吧：我們種樹並不是僅僅為了最後能砍伐它們去製作床和它的傢俱，它們還可以阻擋風沙和水土流失以及清潔空氣。語言的種植也同樣具有

多種多樣的功能，樹不會向人類收繳清潔空氣的費用，語言也不會向人類收繳發現內心的研究費用，收繳費用是人類發明出來的遊戲，是對樹和語言的限定。我雖然是在為詩人辯護，但我可以告訴讀者，我對自己是不是一個詩人的結論並不感興趣，因為我前面已經說過關於過程的想法，我在鑽入語言的過程中，我享受這種不受勝敗結局影響的嘴中沒目的之魚 拉扯的自由游動。正是這樣，如今我才游到了這篇正在言說的文章中。

我對詩的感情是對語言幫助人類了解自身的感情，詩在做表達的各種努力，因為它真正地想從僅僅是表達行為的奴隸的身份中逃出來，它想表達內心世界沒有被它的同類打磨過的粗糙的那一面。而現代社會，甚至連罵人的語言也已經被打磨得極其光滑而具有商業價值了（目的性）。詩歌也有它打磨文字の種類，當我們談到詩歌時必須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詩歌都具有探討語言的性質，許多詩歌是文字的遊戲，是對知識的賣弄，知識的中性性質使其既能創造又能破壞。因此有許多詩歌在破壞詩歌，使用經常被使用的詩歌用語來製造詩歌的人是技術工種的熟練工，他們的語言是成批生產的零件，是商品意識的產物，也就是把詩歌降為與魔術一樣的文字表演，任何人只要熟練一下技法就可以上場賣出一個魔術師（詩人）的頭銜了。當然，作為對語言的探討我也常常故意地使用文字來形容文字，就好像把唇膏塗在唇膏上或梳理已經剪落在地上的頭髮，但我要告訴不寫詩的人，這是意象表達的一種更加引起讀者注意的

手法，只是不少詩人以為這是進入純語言的一個台階，於是他們就越來越極端地組合與生活無關的文字。是的，能在相對的情況下比別人能寫出遠離生活的語言也不是容易的，我們可以試驗一下自己，拿一張紙和筆去寫出一段毫無意義但又可能句子通順的文字，我們就會知道這比寫一般的文章還要難，因為我們的語言習慣。二十世紀初的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們提倡的自動寫作法就是想在無意識控制的寫作中分析內心更深沉的意義，但文字本身的目的性限制了這種方法最後的不了了之。可是它所引出的觀念更好地由畫家來發展並獲得了空前的收獲，舉例馬格瑞特的一幅畫來解釋一下是有必要的，他畫的是被砸碎了玻璃的窗子，一些碎玻璃倒在室內後雖然有牆隔著但它們繼續映出外面的樹影。這樣一幅畫給我造成了很深的記憶和感悟，好像玻璃是有記憶的，它在生活的位置上（沒有被砸碎之前）獲得的也在死後（砸碎並不在那個位置上了）呈現著，所以也可以認為這是對自動寫作法的解釋。無意識狀態下的寫作繼續受已經固定在習慣中的表達方式的限制，如果死人能寫作，也會因為有意義的寫作所培養出來的手指肌肉對筆劃的記憶而具有意義。反過來講這又是對自動寫作法的否定。當然自動寫作法的另外一個意義確實解放了作者去無情地挖掘自己的內心，甚至最醜陋的想法，而人類的教育一直是讓人把這些醜陋的東西掩埋起來的，如果不把它們挖出來公開又怎能把它們作為研究人類自己的數據呢？所以從這一點講，導致了三四十年代美國一些白派

詩人的深度挖掘，不少自白派詩人在深度挖掘之後不久就自殺了，我個人認為他們的自殺與受不了人類自己的骯髒有直接的關係。再回到前面關於用文字來形容文字的現象來講，就可以看出所謂對純語言的探討更多地具有著遊戲的性質，這在中國古典詩中國畫裡面已經有過很好的表現了，我們都知道中國古典詩有絕對講究的字數和韻律的遊戲規則，所以上場的人必須嚴格遵守才能有資格比賽。而中國畫有著材料和主題的嚴格局限，主題基本上是山水花草蟲魚蝦水果和穿古裝的人物，而現代都市化中的物件則至今無法進入。這種強烈的受限制的文化現象在詩歌領域裡較早地被白話文解放了，但中國畫則還在傳統意識中繼續用古董移情，這就使它演變成一種遊戲。因為大家都在畫這些東西，那就在更多的情況下看誰畫的更像真的，看誰畫的更流利用筆更順暢，有點像看誰的作業能得一百分的味道，而佈置作業的那個老師就是不變的傳統。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現代繪畫的商業性，使古董和古董意識具有了強大的商業性，中國畫具有許多商業畫的許多特點，它可以重複地大批量地生產，可以每人專攻一個項目，畫蝦畫魚畫馬各攬其一地批量生產，只要技術熟練就可以了，創作過程已經淪為重複的流水線。但有許多人用認真的創作精神來畫這些最終會批量生產的東西，就好像已經演變成批量生產的機器後，每天或每個星期只做一个零件，用數量的少來欺騙大眾甚至自己不是一架機器。所以我認為中國畫的“語言”除了商業價值外，已經很少有創造價

值了。中國畫是語言落後的典範，它的後果是對現代生活歷史的不反映不記錄，電氣電腦以及科學發展在現代中國畫裡幾乎沒有任何痕跡。

而中國的現代詩首先遇到的就是和中國畫不同步的政治問題，然後才是世界性的商業社會的問題，後者雖然用金錢標準對詩歌有一針見水的認識，但詩人可以用其他方式掙錢或不寫詩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只要你寫過現代詩，你就已經在語言的進步意識中了，在你不寫的情況下也會繼續影響你的生活，詩人人數的銳減並不會造成血流成河的慘狀。

語言不是整個人類都能蕩在上面的已經製作完畢的越用越舊的鞦韆，它在被發展的狀態中與人類商量言說的支撐點，是直接的精神還是由物質轉化的滿足，是我們需要把握的靈魂還是依賴上帝的信仰，或者是綜合了這一切之後人類的思維還無法去穿透的宇宙？其中最清楚的一點是：探討並用各種可能的表述方法來反映當代對這個歷史時期的記錄以及內心的感受。我們說多少多少光年的距離時，距離已經被抽象了，所以抽象的語言正是人類回到內心深處多少多少光年的原始意識，說不清楚的感覺不是語言的問題，是我們沒有使用語言不清楚的習慣，我們要求所有的語言的搭配都必須清楚，結果我們都很清楚的語言上反過來認為所有的內心感覺都已經被語言命名完畢。現在我再次對自己聲明我還沒有完成而且可能永遠也完成不了把我的詩歌理論化的工作，我的詩歌常常在人和語言必有矛盾這個想法下開始的，語言

可以進行欺騙更使語言從一開始就具有不確定性，再加上我們還沒有把人類的所有現象命名完畢，我們常常要用命名其他現象的用詞去解釋還未命名的現象和此現象引起的以前沒有過的感受。另外，語言不能完全代表語言定義的時候要人類結合表情和語氣去感悟，這證明了語言是不能獨立的，它被獨立地印刷在書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所以小說在描述一個人說話時常常要描述他（她）的表情等等來使語言立體。

我對語言的詩歌過程是把它當做一種肉體的解構和重組來享受的，在寫了一些年之後就協助詩歌擺脫了日常生活中過多的穿脫衣服的情節，我還不能說我是和語言交媾之後發現了它也會懷孕，但最起碼可以說我們之間有快感，而交媾也不是非要你使用或聯想到性器，詩人常常會一覺醒來發現對語言遭了精，是靈感式的高潮，是不屈服理論的即興發生的言說的快感，也許詩歌就是不需要理論來進行強化的，就像魚不可能穿上什麼之後會游得更快。

最後我想說的是：語言既是魚又是水，我們在網撈什麼？如果我們是網撈整個海洋，那麼我們有擺放海洋的容器嗎？所以我們網撈的是我們的網撈意識。而在各種社會制度的收緊網口的語言網內我們萎縮了哪些應該和不應該的原始的行為，語言的網外長期被忽視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而真正的語言應該是從來不收口的網。

1996.3紐約

海外赤子的又一次沉思

——劉耀中新著《詩人與哲人》讀後雜感

《詩人與哲人》，顧名思義，是研究、評論詩人與哲人。從目錄看，對於中國大陸讀者來說，有許多並不算生疏，有些甚至耳熟能詳，如葉芝、奧登、卡夫卡、里爾克、胡塞爾、維特根斯坦、尼采以及弗洛伊德、榮格等，但對弗羅斯特、克萊恩、格雷夫斯、洛厄爾、沃爾科特等詩人以及諾斯替教、煉金術等宗教哲學思想，恐怕所知有限，甚至非常陌生。因此，從作者通俗而有趣的介紹裡，我們便增長了不少知識，大大拓寬了西方文化的視野；即使那些並不生疏的詩人與哲人，由於作者從自己所特有的視角切入，得出的結論往往與眾不同，這不僅給讀者以新鮮感，而且在認知西方文化方面，會產生不少啟迪。

唯物辯證法色彩

劉耀中讀書而廣，研究範圍龐雜，文學藝術、哲學、心理學、宗教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等，幾乎涉足大多數人文學科。漫步無邊學海，面對眾多理論，看得出劉耀中既有心儀的對象（如榮格），又力圖博采眾長。他雖然熱愛中國，但並未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在評述西方詩人成長時所顯示的觀點，卻頗有唯物辯證法色彩。比如藝術天才問題，歷來受到哲學家文學家們的重視，對其實質作出各種各

樣解釋。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說：“作者並不知曉諸觀念是怎樣在他內心裡成立的，也不受他自己的控制”，藝術在康德眼中，實際上是富於神秘色彩的純然的天才產物。“天才”又從何而來？康德說：“天才就是那天賦的才能，它給藝術制定法規。”康德對“天才”的解釋完全是唯心的。記得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正值轟轟烈烈大躍進，群眾文藝運動掀起高潮之時，有人撰文，力主“創作，需要才能”，於是遭來傾盆大雨式的批判，被扣上“唯心主義”、“給群眾創作潑冷水”等一大堆帽子。這樣的批判，根本否認藝術家才能（或天才）的存在，貌似革命，貌似唯物主義，實乃教條主義、形而上學。〈淺談奧登〉在解釋“早慧和天才”時，就避免了上述的幼稚病和片面性。作者首先承認天才有先天的因素，但是“一個天才的培育成長，總是脫離不了它的時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這就表明，歷史的客觀的因素對於天才的出現和成長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對於創作主體的詩人藝術家來說，沒有天賦固然不行，但長期艱苦的創作實踐更為重要。所以作者說：“主觀因素則是先天的天才和後天的勤奮相結合。如果天降奇才，不加培養和造就，一任其荒蕪，即使是早慧，其智慧也必將夭折。”依循這一思路，

自然又得出“靈感蘊於博學之中”、“勤能補拙”一類正確結論。由於文章一開始就確立了這樣一個較為全面而辯證的觀念，再自此出發，介紹和闡釋既是天才又極力主張求學勤奮的著名詩人奧登的生平和思想，詩歌藝術成就，乃至他的同性戀心理等等，就顯得自然順暢，一氣呵成。作者說：“一個人的貧富財運，似乎不能單憑個人努力奮鬥而獲得，還得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不管這與榮格的“合時論”有何關係，但這種既重視主觀又強調客觀因素的觀念和方法是十分對頭的。介紹奧登如此，介紹其它詩人也是如此，作者總是牢牢扣住被介紹對象自童年開始的一切活動，將詩人獨特的性格心理同其成長的客觀環境（包括家庭、教育、社會關係、文化氛圍、時代背景等）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樣的介紹，儘管內容較為淺近，理論上亦欠嚴謹周密，但是讀來，不由自主會產生一種親切感和可信性。這正是本書作者的成功之處和風格所在。

正視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是中國自本世紀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文革”時期最熱衷、又最纏夾不清的陳舊話題，也是三十年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文學家和八十年代之後的新潮作家批評家最為厭

惡且不屑一顧的勞什子。劉耀中既然沒有忽略從時代背景和人文因素的角度看待種種文化藝術現象，自然就能正視，至少不會迴避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二十世紀西方學術與精神歷史〉闡述到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以穩定佛羅倫薩政權著稱的政治家馬基雅弗利時，作者根據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藝術大師在同一時代接踵而至的文化現象，得出結論：“文學藝術的花朵，其實和任何學術一樣，需要植根於穩定的政治環境中。”稍後談到英皇對洛克、笛卡兒、牛頓思想體系的支持時，又說：“任何一種新理論、新發明都需要政治的支持。”西方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固然是作者重視文化藝術與政治關係的依據，但是還有兩個因素，我以為也不能忽略。

其一，劉耀中十五歲移民去美國，童年少年時代，在廣東中山故鄉的私塾裡從前清一位秀才受業，讀了不少儒家經典，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儒家向來主張文章經世致用，重視文學教化之功。從孔子的詩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到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再到劉勰的“道沿聖以垂之，聖因文而明道”，中心就是強調文章文學應該發揮明道、徵聖、宗經的作用。具體講，文章是道的表現，道是文的本源；聖人為文，即在以聖人之道治國家，加強教化。這一古代思想傳統，為唐以後歷代儒家思想家文學家奉為圭臬，且屢試不爽。

其二，劉耀中熱愛祖國，由愛而對祖國的方方面面，一舉一動

都極為關注，是很自然的事。他熱心於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研究，對中國文化文學的歷史和現狀必定要下一番功夫去認識去熟悉。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政治”一向處於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隨著接二連三的思想文化批判運動，文學對政治的依從，政治對文學的粗暴干預也越演越烈，直至“文革”十年，終於沿著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掛帥的極左方向而陷入只有“政治”、“階級鬥爭”、毫無文化藝術的絕境。改革開放以來，因路線政策的“撥亂反正”，自上而下調整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已為文學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二為”方針所替代。然而，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重視和強調，仍一以貫之，當今提倡文藝創作要表現時代主旋律，即是明證。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繫是社會主義文藝的中國特色，對此，劉耀中一定深有所悟。

文藝的花朵植根於穩定的政治環境，有一定道理。因為政權穩定，政治家對自己的前途就充滿信心，氣魄也似乎恢宏雄大起來，對文學自然比較寬容。寬容，就是對文學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使文學在較少政治干預下自由發展。比如中國唐代，經過貞觀之治，到了開元年間，進入鼎盛階段。李世民主張開明治國，很能納諫，正是自信心強的表現。政治的開明導致對文化的寬容。盛唐的文化政策是兼容並包，對外開放，儒、釋、道並行不悖。這樣的人文環境不正是繁榮文化藝術最適宜的土壤嗎？

所以盛唐氣象向為後世文人所稱羨。又如，中國大陸自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政通人和，文學藝術在新時期，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之前這十多年間，也取得相應的發展，成果之豐碩，是建國後三十年間所無可比擬的，也是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六十餘年間所罕見。海內外人士有目共睹，無須筆者在此贅述。

政治環境的不穩定，肯定會影響文學的發展。戰爭是最不穩定的政治環境。誠然，戰爭中也會有好作品，但是，描繪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史詩性作品，大多問世於戰後。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文學成就亦不可小覷，無論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甚或淪陷區，都曾產生一批值得稱道的作家作品，但從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總體看，此時與戰前的三十年代相較，畢竟稍遜一籌。自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中期近十年間，儘管中國社會矛盾民族矛盾日趨激烈，但當時新上台的南京政府總算名義上是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經濟發展，物價穩定。當局雖然也想控制文化，但文學家至少尚有公開要求言論自由的自由，即使這要求遭到禁錮，也還能運用“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策略，巧妙周旋。文化領域裡，在朝與在野、左翼與右翼以及左翼內部，各種思潮，各種派別，雖不斷發生論爭，但也有不少遠離或不屑參與論爭的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家以及一面參與論爭一面堅持創作的作家。因此，除了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時代的文化先驅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流作家，如茅

盾、葉聖陶、巴金、丁玲、老舍、沈從文、曹禺等都是在抗戰前十年中間，陸續奉獻出各自的扛鼎之作。

然而，看什麼問題都不能絕對化；對於政治環境的穩定與文學藝術的繁榮之間的關係，同樣不能絕對化。換句話說，有時也會出現因政治環境不穩定而出現文藝繁榮的景象。五四之後的七八年間，中國文壇流派蜂起，新的文學團體和刊物如雨後春筍，頗熱鬧了一陣子。這固然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餘波所及，但與當時北洋軍閥統治的脆弱和混亂有關。軍閥們睚眦新思潮如洪水猛獸，但他們首先忙於爭權奪利，直系、奉系，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根本騰不出手來禁這禁那，整個國家處於軍閥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這正給了各種不同風格和流派的文學家大顯身手的機會。

反之，有時穩定的政治環境對文學的發展未必有利，甚至會帶來災難。想當年，希特勒上台不可一世，連原來屈從於國社黨的國權黨也被他解散，真是百分之一百的一黨專政；凡不屬於納粹主義的所謂“非德國思想”的書籍一律焚毀。於是，人人箝口結舌，“偶語者棄市”，任何異議和異己份子皆無處容身，這樣的政權不能不說是統一的、穩固的。可是，希魔治下的文藝花朵又開放在哪裡？

中國自清兵入關，經過康乾盛世，版圖擴大，國家統一，政治環境應該說十分穩定。但由於滿族統治者駭人聽聞的“文字獄”，文人皆紛紛避禍於古籍的

訓詁、校勘、辨偽、箋釋、輯佚之中，結果是樸學盛行。至於文學，則遠不如唐宋，也不見元明戲曲小說之盛況。梁啟超評曰：

“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以言夫詞，清代固有作者，駕元、明而上……然詞固所共指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挑花扇》、洪昇《長生殿》外，無足稱者……以言夫小說《紅樓夢》隻立千古，餘皆無足齒數。以言夫散文，經師家樸實說理，毫不帶文學臭味……要而論之，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清代文藝美術，在中國文藝史、美術史上價值極微，此吾所敢昌言也。”（《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所論，雖時有過激不當之處，但其基本估價還是符合有清一代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所處的實際地位。

總之，一個時代文學藝術的興衰取決於多種社會因素以及屬於主觀方面的心理因素。穩定的政治環境是否能催促文藝之花盛開，看來還有個重要前提，即這“政治”必須是開明的，以現代的說法，必須是以民主自由而獲得的政治的穩定；反之，如以獨裁專制的高壓形成的“穩定”，只能阻礙甚至窒息文藝之花的生長，直至其枯萎。

作者劉耀中雖然很重視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但在分析具體文化現象時，有時又有所忽略，比如〈看菊豆〉一文，作者很敏銳地揭示了影片的故事構架顯然受了弗洛伊德性心理學的影響，準確地肯定了影片在色彩運用、象徵手法等方面的成功。不過，在分

析〈菊豆〉獲得奧斯卡獎提名之後，旋又被中國政府請求召回的原因時，很有點隔靴搔癢，沒有擊中要害。作者雖然從維護中國的政治立場出發，指責美國電影藝術科技會拒絕中國請求的做法以及西方對影片可能是從色情的角度被中國認為有傷風化的推測，皆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但他沒有看到〈菊豆〉事件更深層的原因仍在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方面。所謂影片沒有在中國市場放映過、“有傷風化”等等，都只是要求退回參賽的表面理由。深諳中國文化政策的人士，知道如要究其真正原因，一定要聯繫到影片製作者其它作品乃至新時期一大批新潮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傾向，聯繫到八十年代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強調反自由化的文化氛圍來觀察，方能解開中國政府請求從奧斯卡評獎活動中收回〈菊豆〉之謎。

欣賞榮格，更應超越榮格

作者在箋釋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時說：“他（尼采）是指在現代科學昌盛、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生活中，相應地，在精神世界方面，反而更加空虛落寞，而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寄托。”榮格的“原型”理論，強調“幻想”、“幻覺”，認為能夠溝通現象與本體、經驗與超驗、意識與無意識的，不是科學，而是幻想幻覺；科學並不能幫助人們正確認識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科學越發達，人的精神越空虛，人們也就越需要幻想，越嚮往科學解釋不了的神話。我覺得，作者

正鑒於此，才主張“應客觀地認識世界，將東、西方文化加以研究分析，用榮格心理學的方法，對世界上的一切問題，諸如神話、象徵等現象，予以重新的評估。”作者對榮格真是“欣賞備至”，全書除了〈榮格心理學幫助我懂得東方和西方〉等三篇專論，還有許多篇均闢有專門介紹榮格的章節；至於評述全書所涉及到的數十位詩人與哲人時，更是貫穿榮格的理論和方法。明眼人一看便知，無須我這門外漢在此置喙。下面僅就作者所論對我有啟迪之處，談點個人感受和意見。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但對無意識的實質和結構的理解，則修正且超越了弗氏，他對集體無意識及原型的深入研究，並非完全是臆想，而是以考古學、神話學、人類學所提供的大量研究成果為依據，將這些學科的觀念和方法融會貫通之後引進藝術批評領域，從而使他的“原型批評”大大拓寬了文藝批評視野，對許多藝術現象和作品的分析，顯示出傳統批評方法所不及的別開生面的獨到之處。本書對詩人和哲人的評析，之所以常有閃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大多得益於榮格心理學。

弗洛伊德把一切，包括藝術創造皆歸之為性，榮格否定了弗氏的“泛性論”。作者劉耀中在其評論以及與我多次通信中，對“泛性論”所持態度也是如此。弗氏曾根據達·芬奇的生平資料，撰寫〈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次回憶〉長文，企圖以他那把

“俄狄浦斯情結”的萬能鑰匙，揭開偉大畫家藝術創造之謎。劉耀中也重視達·芬奇的童年生活，但他卻從畫家幼年喪母，失去母愛的史實，看出畫家在心靈中缺少親情滋潤，因此“更需要慈母型的愛。是否可以說他不朽的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就是嘲笑自己在一個不可瞭解的世界中痛苦的掙扎？”對另一幅傳世之作〈最後的晚餐〉，則認為畫家運用顏色技巧淋漓盡致繪出猶大嘴臉，不僅是天才的具體表現，而且“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對人的信仰缺乏和精神破產的反映”。是否像榮格那麼強調用幻想來進行心理的平衡和補償，作者未因此發揮下去，而是筆鋒又轉到弗洛伊德，指出弗氏雖對達·芬奇生平及其作品作了詳細研究之後才得出“達·芬奇的成就是性的抑制的成果”的結論，但“泛性論不可能得到一個綜合的見解，所以，作者對弗氏的分析批評感到失望。其實，弗氏自己對達·芬奇這樣的分析，也心虛得很，他說，如果人們批評他的這篇長文“只不過寫了一部精神分析的小說，我可以回答說，我決沒有過高估計這些結果的肯定性”。

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有其合理性，如果善於批判地汲取，則大大有助於我們對人類心靈的探索研究。比如，“性慾升華”說是泛性論，但是把“性慾”擴大為人的各種慾望，包括本能慾望和帶有社會內容的精神追求，那麼，文藝的創造是慾望的升華，便有它的真實性和普遍性。〈回顧詩人里爾克〉，就是作者以改

造過了的弗氏升華說，具體分析了里爾克的兩部詩集，指出這些作品乃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所產生的苦悶的宣泄，這苦悶既有時代所賦予的，又有純粹個人的內容，詩人“借詩抒發情懷，以平衡內心的苦悶和失控”，同時也是借詩歌“以緩解甚至解決現代人的痛苦”。將心理分析與社會批評結合起來，往往更能切合詩人與詩作的實際。

記得我在一九八九年那篇文章中，曾經提到在認識個人心理與社會歷史關係上，服膺榮格的劉耀中有其超越榮格之處。榮格把“原型”看成一種記憶蘊藏，是初民社會的生活遺蹟，它來源於同一經驗無數過程的凝縮，是某些不斷發生的內心體驗的積淀。但這裡的經驗、體驗非指人的社會實踐，榮格注意的只是人類心理某種自主情結和先天綜合能力。而離開詩人藝術家的生活實踐和生活環境，抽象去研究其心理，即易變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本書作者對於詩人個人心理特徵形成的原因，首先探索的正是評論對象一生的生活環境，因此作者最後得出的結論，往往避免了榮格心理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遺憾的是，在分析某些歷史現象時，由於作者過多地依賴榮格，偶爾會身不由己地走上榮格的理論歧路。比如，〈新紀元的展望〉一文談到俄國歷史時，竟然得出“靈魂的力量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歷史就是人類靈魂的故事”、“歷史是心靈的發展，是意識的滋長”、“心靈總是居於首位”一類的結論。至少

從我的觀點看來，這是完全不符合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普遍歷史規律。唯物史觀既肯定由人類物質生產活動所構成的社會存在是第一性，同時又充份重視人的心靈、意識、主觀因素對客觀存在的巨大能動性。人的心靈力量當然有其先天的因素，但人不是抽象地而是具體地生活於社會，因此，其心理、意識歸根到底還是來自生活實踐。作者很贊賞榮格這句話：“人類把世界的危機放在經濟與政治上，其實那是錯誤的看法”。其實，錯誤的恰恰在於榮格自己，這已由近現代乃至當今世界的無數危機（包括人類的精神危機）所證實。榮格的重視原始神話，重視內心體驗，重視先驗形式。雖然在對人的本質、心理以及藝術的研究方面有許多新的創造和貢獻，但唯物主義者也要保持警惕，不能盲目地跟著他走向神秘主義，甚至皈依宗教。

“榮格認為必須站在自己原有的文化基礎上，也就是站在自己的根上，才能正確對待世界上的事物，意識到『自我』和『自己』聽到自己的聲音，然後再去追求、研究、吸收其它文化的本質，才能全面發展。這個論點使我獲益匪淺。”這是劉耀中多年來研究東西文化的出發點和歸宿，所以，他心悅誠服地承認：“榮格心理學幫助我懂得東方和西方。”一九九〇年初，他給我來信，談起他第一本論文集在祖國問世時說，“我的主要目標是把西方找來的財產帶回國家——那是海外華僑的使命”。有了這樣明確的企圖，他在具體研究

西方文化思潮的時候，自然強調以我為主，反對“照單全收”。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之所以遭到變法維新派和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批駁反對，是因為他的目的在維護封建的統治秩序和思想體系。但是，如果我們從接受外國先進科技文化的角度來看，“中體西用”並不錯。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堅持我國固有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的前提下，向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加強同外國文化的交流，最終目的是為了加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榮格關於站在自己的“根”上研究吸收其它文化的觀點非常精闢；劉耀中堅持榮格這一觀點，站在熱愛祖國及其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多年來為東西文化交流作出的努力，十分令人贊賞。三年前，我曾在《沈從文傳》的〈自序〉中說：“中國現代作家，以魯迅為首，凡有成就者，似乎開始都曾取法於外國，然後

又逐漸擺脫外國的影響，但已將外國的有益營養溶解於自己的血肉之中，從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點的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其原因恐怕即在他們牢牢立足於各自所生存的現實土壤。當然，要達到如魯迅（也應包括沈從文）那樣熔古今中外於一爐的境界，畢竟不是一件易事，但確實是現當代許多有出息有成就的文學家所努力追求的。我常想，在批評領域，在西方現代批評流派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今天，能不能也將熔古今中外批評理論和方法於一爐而又能立足於歷史唯物主義，顯現本民族的特點，作為我們所追求的文藝批評最高境界呢？”我知道，劉耀中先生正在繼續他的追求，他的又二本新著《煉金術與文藝》、《榮格評傳》即將在海峽兩岸分別出版，衷心祝願他的文藝批評境界繼續有所提高。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秋老虎
熱浪裡寫於滬西“四樂區”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 本刊香港同仁馬炳威（冬夢）於九月赴美旅遊，停留洛杉磯期間，與本刊同仁多次聚會。
- 本刊同仁林建中在三藩市出版了他一本自傳式的文集《歲月悠悠》，集中有許多當年南越華人社會活動的珍貴歷史記載。
- 大陸詩評家熊國華於八月中曾到三藩市和美國其他地方訪問旅遊。
- 由廖棟樑、周志煌主編，台灣文史哲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印行的《人文風景的鐫刻者》一書，是一本比較全面的關於詩人、翻譯家、評論家，現任聖地牙哥大學教授葉維廉的作品評論集，分為：詩、散文、文學理論、翻譯、專訪及附錄等部份，各大中文書局有售。
- 在密西西比河畔定居的詩人周正光的古體詩集《聽雁扣舷集》，已於今年九月在洛杉磯出版，請與本刊聯絡處聯繫洽購。
- 沉寂了一陣的紐約華文詩刊《詩象》第五期終於出版了，由詩人張耳主編。
- 台灣著名詩人張默新詩集《遠近高低》以手抄本形式於今年五月由創世紀詩社出版，卷首有向明、渡也的序和秀陶給作者的信，卷末有各家小評及後記。
- 香港《詩雙月刊》於今年五月出版了區仲桃著的《論林徽因》專集。
- 上海女詩人張燁的散文集《孤獨是一支天籟》，收作者近年來靈思閃爍的散文多篇，篇幅精短，文筆雋永且詩趣盎然。
- 西安女詩人南嫫近年來積極探索現代女性在新人類社會裡扮演的社會以及文化角色，面臨的迷失和自救問題，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跳不完的脫衣舞》一書。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保存，請轉送他人